

東笑集

劉方矩

精通地理

清朝重滿輕漢，滿人即使一個大字都不認識，仍然可以官拜員外、郎中、御史，只是不准外放，免得露出馬脚會出洋相。

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戰，清軍水陸兩師節節失利，情勢十分危急。有一位滿籍御史正經八百的上奏，他侃侃然的說：

「在日本的東北方有兩個大國，一個是緬甸，一個是交趾（安南），國土大過日本好幾倍，日本人畏之如虎。請派一位能言善辯的大臣，請與緬甸、交趾兩國訂約，出兵圍攻日本，三路進軍，我大清帝國就可以轉敗為勝，滅亡日本了。」

光緒皇帝聞奏，氣得話都說不出來。他要下旨將這名糊塗御史革職，可是，恭親王奕訢却趕緊附在他的耳邊說：

「皇上只當做沒聽見就罷了。認真要辦，普天下的人就更瞧不起咱們滿人啦！」

於是，光緒唯有一聲長歎，顧左右而言他。

底下沒啦

紀曉嵐（昀）一向妙語如珠，令人絕倒。宮中太監不時翹着他講笑話，使紀大學士不勝其煩。可是，太監是天子近侍，又不能輕易開罪，當面叫他們難堪。有一天，紀曉嵐又被一名太監攔

住，逼他非講個笑話不可。紀曉嵐迫於無奈，只好啓齒說道：

「從前哪，有一個人……」

講到這兒，偏又頓住不往下說。太監着急了，便一疊聲的問：

「底下呢，底下呢？」

紀曉嵐這才接下去說道：

「底下沒啦！」

紗帽胡同

明朝太監的拔扈囂張，遠在清朝之上。明武宗正德皇帝重用太監谷大用，任命他總督軍務，谷大用的哥哥谷大寬封高平伯，弟弟谷大亮封永清伯，一門貴顯。正德皇帝駕崩，嘉靖皇帝繼位，便由谷大用親往承天府迎駕。一路之上，但見谷大用作威作福，驕縱橫暴。沿途各地文武官員迎迓，他必定當眾加以斥責羞辱。初見面的時候，谷大用頭一句話便問：

「你的烏紗帽（官帽）是那裏來的？」

言下之意也就是說：你這個官職，不也是咱家我賞賜給你的嗎？

再進一步當然就要送大紅包，「孝敬孝敬」

谷大用了。祇是，有一名縣令，偏不信邪，他在谷大用如此這般喝問時，坦然若無其事的答道：

「下官這頂烏紗帽，是在十王府前，花三錢

五分銀子買來的。」

谷大用不會料到有此一答，祇好一笑而罷。

縣令辭出，文武官員都為他捏一把冷汗，爭先恐後問他怎敢在谷大用跟前如此放肆大膽？然而，那名縣令却兩肩一聳的回答他們說：

「太監底下沒啦，性情必定陰柔，只要張嘴一笑，那就絕對不會再發威了！」

自此以後，北平的「十王府前」，被改稱為紗帽胡同。

和尚發急

明朝正德年間的會元霍韜，成進士，官拜禮部尚書。他想拆掉一所寺廟，建造一幢宅第，命令當地縣令把廟裏的和尚攆出去。和尚敵不過官，祇好捲起鋪蓋往外搬。但却有一個老和尚很不服氣，他在臨去之前，拔筆在牆上題了兩句詩：

「學士家移和尚寺，會元妻臥老僧房。」

霍尚書聽說了，滿面慚惶，兩頰湧起了紅潮，忙向那位縣令說：

「那塊地皮我不要了，還是讓老和尚去睡老和尚房吧！」

左右逢源

一名小吏恭陪兩位高官飲宴，兩位高官一是布政使，一是巡撫大人。

酒酣耳熱，藉三分醉，巡撫大人發牢騷，他說他娶了七房妾，却只生了一個兒子，未免太少。小吏拍馬心切，應聲答道：

「子好不須多。」

於是巡撫大人莞爾笑了。

偏偏布政使只有一位元配，不曾娶妾。他的元配夫人却一連給他生了十二個兒子，成天吵鬧，不勝其煩，聽小吏說：「子好不須多」時，便忍不住的發了話說：

「那麼，我有十二個兒子，整天吵得死人，你又怎麼說呢？」

夾在兩大之間，那名小吏不慌不忙的回答道：

「子好不愁多。」

兩位大官不由不為之粲然了。

喊得煩吧

明朝大儒何英，字梅谷，他的夫人老年時虔誠禮佛，每天從早到晚，至少要唸：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一千遍。可是何英正以儒學大師聞名於世，先生崇儒而太太迷信，傳揚開去着實太難為情。何英勸他夫人，夫人不聽。不勸吧，又怕被士林恥笑。他左右為難，無可奈何。於是，有一天，何英在家中故意高聲喊叫他夫人的閨名，他每喊一次，何夫人便答應一聲。然而何英對他夫人的應答却置若罔聞，如此這般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何夫人實在忍不住了，便奔到何英的跟前，怒容滿面的說：

「你喊我一遍，我就答應你一聲，難道你一聲都沒有聽見？」

何英立刻針鋒相對的答道：

「我這才喊了你幾遍？你就發脾氣了。我問你，你是否想過：觀世音菩薩一天被你喊上幾百上千遍，她的脾氣又該向誰去發？」

全人半人

中外雜誌的一篇「彩雲曲」，記名妓賽金花故事，廣徵博引，巨細靡遺。祇不過，似乎還漏記了一支小小的插曲。或許是中外主人以為不值一提耳。茲予補記如次，聊以博君一笑。

當賽金花譽滿故都，因為迫死人命案發，發遣南下。她以四十多歲的狼虎之年，不梳髻，結粗辮，在黃浦灘上高張豔幟，即席款客。由於賽金花遍歷南北，閱人多矣。所以她在談及男女兩性之間問題時，洋洋洒洒，了無忌憚。有一天，她應召侑觴，席間不乏達官貴客，知名之士，有人閑閑的問起了她一個問題：

「賽二爺，北平向為人文薈萃之所。你在北平住了那麼些年，房中客滿，門庭若市。你可否坦白的講，也曾遇見過男性中的可人兒麼？」

賽金花立即反問：

「先生，您所說的可人兒，是不是指床第之間的恆心者呢？」

問者率直答道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」半老徐娘，豐韻猶存的賽金花，故作嬌媚之狀回答他說：「俞莊算得上是一個人。尚某人呢，只能說是半個人罷了。」

「這話怎講？」

賽金花却恬然不以為恥的抗聲答道：

「俞莊長得漂亮，衝勁又够，所以算得上是一個人。尚某呢，衝勁還在俞莊之上，可惜的是他其貌不揚，所以我只能說他是半個人了。」

千金易婚

鄭板橋當山東濰縣知縣，當地有一位寒士，控告他的老丈人某富紳某員外嫌貧愛富，捺下臉來賴婚。鄭板橋便將那一位家無隔宿之糧的寒士留在縣衙門裏住下，然後將富紳請來，告訴他說：

「令媛嬌生慣養，怎麼能讓她嫁給上無片瓦，下無尺土的一名寒士呢？但是那位寒士却是和令媛早就訂過了婚的，你總不能否認他是你的女婿呀。因此，姑且由我從中調解，你拿出一千兩紋銀來，給你的女婿去自謀生路，你以這一千兩銀子作代價，換回婚約，然後由我自主，讓我替你找一個絕對有錢的乘龍快婿。」

富紳聽了，千恩萬謝，立時三刻兌了一千兩紋銀交給鄭板橋，只求及早退婚了事。鄭板橋將銀兩收下，命富紳將他的女兒接到公堂上，見一見面。

然後，將匿居後衙的那位寒士喚出，把富紳付出退婚代價的一千兩紋銀都交給他，命小兩口子馬上舉行結婚典禮，成為夫妻，再跟那位富紳嘻笑怒罵的道着賀說：

「令婿一轉眼間就賺了一千兩紋銀，他將來一定會比你更有錢的。」